

明詩話全編

玖



江蘇古籍

I207.22/387

吳文治

主編

明詩話全編

玖

江蘇古籍



21534387

王文祿詩話

韓理洲 沈文君 祝菊賢編纂

王文祿，約一五八四年前後在世。字世廉，海鹽（今浙江海鹽）人。嘉靖十年（一五三一）舉人。居身廉峻，曾佐邑令成「均田法」。性嗜書。與黃省曾友善，曾至蘇州在一笑軒共論注杜詩法。著有《詩的》、《文脉》、《廉矩》等，並編輯叢書《百陵學山》。本書收入《詩的》一種，並輯錄其詩話三十四則。

詩的

一 詩的者，詩之準也。非中的，則非詩也。而中的者鮮矣，惟律詩尤難中的。的何也？律即的也。是故射有的，兵刑有律。律，猶的也，所以為準也。準，的也。唐科以詩取士，士之攻詩衆矣，而中的者亦鮮焉，他可推也。惟知的者鮮，是以中的者亦鮮。予乃不計僭妄，表而出之，所以示之的也。的也者，心之的也。在心悟焉，可與言詩也。心悟，則知予言之非僭妄云。請試觀乎《詩的》。時萬曆乙亥三月立夏日，嘉禾武原王文祿世康引。

二 詩惟七言律為難，李太白止八首，杜子美為多，其淺而俚者亦有之。若「岸容待臘將舒柳，山意衝寒欲放梅」，「梅」對「柳」，皆花木門；「衝寒」對「待臘」皆時令門；「岸」對「山」，皆地理門。今為人家門，對原造句時，乃門對也。故曰：「一切惟心造。」又，「思家步月清宵立，憶弟看雲白晝眠」，「思家」對「憶弟」，皆人事門；「看雲」對「步月」，皆天文門；「白晝」對「清宵」，皆時令門。又，「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」，「如」對「似」，皆一意。「天上」、「霧中」皆天也。大凡以「日」對「時」，象時文之合掌，甚可厭也。

三 作詩不明賦、比、興，猶醫藥不明君臣佐使也，豈得為詩？故曰：「刪後無詩。」《葛生》詩曰：「夏之日，冬之夜。」江淹《別賦》翻之為：「夏簾清兮晝不暮，冬缸凝兮夜何長」，華且細矣。白樂天翻之為《長恨歌》曰：「遲遲更鼓初長夜，耿耿銀河欲曙天」，則粗矣。較於「夏之日」、「冬之夜」，何含蓄哉！朱《註》曰：「夏日冬夜，獨居憂思，於是為切。詩中不言憂思，而於「夏日」、「冬夜」中見之，其意微婉如此。」凡言出憂思，字則俚矣。故曰「作詩不可有煙火氣」。若令兄、令弟、父母、夫婦、朋友、君臣，俗字眼皆非也。若指父母，借《鳬妃》、《棠梓》言；若指兄弟，借《棠棣》、《鵲鵲》言；若指夫婦，借《雉鳴》、《鳬蘿》言；若指朋友，借《谷風》、《雞壇》言；若指君臣，借《卷阿》、《鳳梧》言。觸類而長之，所謂鏡中之影，水中之燈，方妙也。

四 七言律最難，如時文。然易得排比而版，須活動方妙。杜詩《逢早梅憶寄》四聯，起皆虛而平頭，却不版。圓活流轉，無逾其妙。若《明妃村》起句對聯，何妙也。只末句乃結第七句，非結全篇，豈若起句雄麗高遠！曰：「羣山萬壑赴荆門」，此暗指用「地靈人傑」也。「生長明妃尚有村」，如時文承出正意，方有根據，如人咽喉之氣，上貫泥丸，下透尾閭，其氣方長。第三句接曰：「一去紫臺連朔漠」，指生嫁之始，若海潮一浪之往也。第四句對曰：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，指死葬之終，若海潮一浪之回也，大關鍵定矣。李空同所謂「前之疎也」。第五句曰：「畫圖省識春風面」，「春風面」，生也；「畫圖」，死也，死中見生也。「省識」，觀於目也。第六句曰：「環珮空歸月夜魂」，「月夜魂」，死也；「環珮」，生也，生中見死也。「環珮」，聞於耳也，此應前二句，始終生死，詩法所謂「雙應」。李空同所謂「後必密」。

也」。第七句曰：「千載琵琶作胡語」，應明妃去時及後代，猶帶胡音，則感慨深矣。第八句：「分明怨恨曲中論」，此止結得琵琶意。蓋第八句與第七句只做得一句。結尾欠悠長，應不着首句起得有含蓄意。予易二字，則精神百倍，應得首句來。予改曰：「分明黃鵠曲中論」，用前漢宮主嫁烏孫王之歌。曰：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」，與明妃事相類。又追上前漢去，則此詩方成八句。使杜復生見之，必心服也。或曰：「恐無人信之。」予曰：「能深知詩者，必信而愛之，難與俗人言也。」杜詩中凡稱令弟、令兄、先生、鄭公大夫、主人、宮主、駙馬、老夫、公子，皆俚語，切不可效之人詩中。宜後人指杜為「村夫子也」。初唐詩，無此俚語。

五 詩聯中有詩眼，若鄭少谷「閉門春事生黃葉，去國秋山長白雲」，不知詩眼矣。蓋「生」對「長」，皆一意，必「長」對「消」，「生」對「隱」。若曰「生黃葉」，必對「隱白雲」，則一反一正矣。如《壇經》云：「問有答無，問無答有，問始答終，問終答始。」觸類而長，方為妙云。

六 詩家三昧，必由悟入。今尚舉業，詩訣不傳，無知詩者。孫樵《與王霖書》曰：「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，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，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。樵之後，為文真訣不得傳矣。」今須深悟之，乃有得。今人不肯好學，又且自高，則信乎文之愈下也。《皇甫持正集》、《孫可之集》、《韓昌黎集》皆有刻。獨《來無擇集》未見，不知有傳否，可惜也，一篇亦無可尋。

七 言之精者為文，文之精者為詩。唐朝以詩開科取士三百餘年，詩之名家，斬止數人，惟李、杜為最。科選反遺之，詩殆難知哉！況《三百篇》後以至於今，詩何多也？非奇妙有關，係能興起，人決不

傳。是以一代不過數人，一人不過數首。李詩，予愛《與元冊丘方城寺談玄》。詩曰：「茫茫大夢中，惟我獨先覺。騰轉風火來，假合作容貌。滅除昏疑盡，領略人精要。澄慮觀此身，因得通寂照。朗悟前後際，始知金仙妙。幸逢禪居人，酌玉坐相召。彼我俱若喪，雲山豈殊調。清風生虛空，明月見談笑。怡然青蓮宮，永願恣遊眺。」見性之作也。《詩話》載，李太白「騎赤虬，行空去」，殆仙才乎？成化間，憲副河間張岐，江行，見樓船上掛一幅曰「天下詩伯」。岐口吟問之曰：「何人船上稱『詩伯』？萬斛珠璣借一觀。」船上答曰：「日暮不吟清絕句，恐驚星斗落江寒。」人疑為李太白云。杜詩，予愛《玉華宮詩》。詩曰：「溪回松風長，蒼鼠竄古瓦。不知何王殿，遺構絕壁下？陰房鬼火青，壞道哀湍瀉。萬籟真笙宇，秋色正瀟灑。美人為黃土，況乃粉黛假。當時侍金輿，故物獨石馬。憂來藉草坐，浩歌淚盈把。冉冉征途間，誰是長年者。」得漢魏音調，感慨深矣。韓昌黎《東方半明詩》曰：「東方半明大星沒，獨有太白配殘月，嗟爾殘月勿相疑，同光共影須臾期，殘月暉暉，太白睽睽，雞三號，更五點。」調古而意淵，雄渾哉！但「同共光影」可以互移，未善耳。柳柳州《漁翁詩》曰：「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然楚竹。煙銷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回看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相逐。」氣清而飄逸，殆商調歟！陶靖節，自桓公來，世為晉臣，故詩年記「義熙」，有《麥秀》、《黍離》之嘆，音調法《古詩十九首》，誦之令人起塵外之思。昭明真知言哉！陸象山《語錄》曰：「李白、杜甫、陶淵明，皆有志於吾道。」又曰：「人之文章多似其氣質，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。」

八 詩題必首句或第二句承出，方見題目。如杜題《蜀相祠》律詩，首句曰：「丞相祠堂何處尋」，次

曰：「錦官城外栢森森」，此二句猶時文之破題。承題，則蜀相祠，方明白也。若前聯第三句、第四句，及後聯第五句、第六句指出題目，則偏矣。何大復《呂公祠》律詩，首句曰：「落日蕩漾古水濱，邯鄲城邊逢暮春」，前聯曰：「越王臺榭草花盡，呂公祠堂松桂新」。題乃「呂公祠」，非「越王臺」。今以「越王臺」對「呂公祠」，非題意也。不特偏，且虛矣。題止曰「祠」，句中不宜綴「堂」字於「祠」字下。惟深知詩律之嚴者，方能悟此。不特詩法當嚴，文法亦當嚴，故曰：「《春秋》謹嚴。」

九 乙亥季春，燈下看杜詩而悟作文之法。蓋作文不在詞句之工，而在性情之正。杜先悟之曰：「文章有神。」神主意，正也。杜值天寶之季，兵亂世危，其愛君憂民之心，經國匡時之略，每於詩中見之。所謂「有神」，非苟作者，宜其垂世之不朽云。故曰：「一切惟心造也。」今作詩文而無主意，空談則虛且偽，說鈴耳，安得垂！

一〇 杜詩意在前，詩在後，故能感動人。今人詩在前，意在後，不能感動人。蓋杜遭亂，以詩遣興，不專在詩，所以叙事、點景、論心，各各皆真，誦之如見當時氣象，故稱詩史。今人專意作詩，則惟求工於言，非真詩也。空同詩自敘亦曰：「予之詩非真也。」王叔武所謂文人學子之韻言耳，是以詩貴真，乃有神，方可傳久。

一一 杜《秋興》曰：「織女機絲虛夜月，石鯨鱗甲動秋風。」皆無中生有，有中作無。虞註泥迹，非也。即予《天寧寺高僧梵琦偈》曰：「真性圓明，本無生滅。木馬夜鳴，西方日出，心悟之可也。」

一二 「落花遊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。」雖一句三字格，但無脈以貫之，不及林鈺詩曰：「高木

嘯風吹月小，蒼林滋雨抱花稀。」惟木高，故搖風若嘯，而吹月覺小；林蒼綠雨滋，其抱住枝頭之花，亦落而稀矣。此意之貫串接連，豈可為法云。但「高木」、「蒼林」，皆花木門，「嘯風」、「滋雨」皆天文門，乃排偶耳。「吹月小」對「抱花稀」甚妙也。

一三 杜甫抱用世之志，故多悲憤之辭。曰：「戰伐乾坤破，瘡痍府庫貧。衆僚宜潔白，萬役但均平。」曰：「天地日流血，朝廷誰請纓。濟時敢愛死，寂寞壯心驚。」曰：「必若救瘡痍，先應去蠹賊。」曰：「人皆知飲水，公輩不偷金。」蓋李唐之亂，由官邪也。官邪惟貪為最，故諷以「潔白」、「飲水」，指為蠹賊偷金。惟貪，則不均不平。戰伐興而瘡痍遍，安得不破不貧不流血！愛死，則誰肯請纓濟時。杜不用徒寂寞，心驚耳。心以壯言，志之奮也。有是志，詩焉不高。故曰：「詩言志。」磨鍊且久，履歷甚艱，晚悟道曰：「王侯與螻蟻，同盡隨丘墟。願聞第一義，迴向心地初。金篦刮眼膜，價重百車渠。無生有汲引，茲理儻吹噓。」象山許其有志於道，信哉！孟子惡貪，故曰：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。」陳白沙曰：「貪官侵民甚於盜賊。不除，雖有良法，執行？」自後談道論官，鮮克惡貪，宜貪風之日熾也。試觀杜詩所諷，則國危由貪，與孟子同意。

一四 「哉」字最難用，文用亦難，況詩乎？用於句中，或可耳，如《九歌》曰：「悲哉秋之為氣也。」如漢《臨高臺》詩曰：「黃鵠高飛離哉。」翻則奇矣。宋陳同父應試作《勉強行道大有功論》，首句曰：「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！」語友陳傅良，傅良戲曰：「出門便見災。」亦以「哉」字不穩耳。杜詩如「供給亦勞哉」，「哉」字凡五見，雖用於各篇中，但「哉」字則音虛氣散，非體矣。李滄溟詩七言律亦多用「哉」

字，豈法杜乎？必有能辨之者。

一五 杜詩：「古城疎落木，荒戍密寒雲。」「疎」、「密」二字，詩眼也。「密」字上句呼，「疎」字下句應，則音、意俱緩。「疎」字上句呼，「密」字下句應，則音意方急切而繳得起。以此為例，推類盡之，可也。

一六 奇峰楊子問曰：「杜詩逢早梅憶寄何以妙也？」曰：「首句『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』比裴迪《登東亭賦梅》詩也。次句『還如』二字，乃虛字也。」「此時對雪遙相憶」，設言耳，未必對雪也。若對雪必憶梅，亦憶迪也。「送客逢春可自由」，若逢春見梅，必折送客矣，就生出一「折」字。下句「幸不折來傷歲暮」，若「折送客」即聊附一枝春矣。「幸不折來」，以動歲暮感傷，又生出一「愁」字，因不折損，其花繁盛，看去一白迷茫，豈不攪亂思鄉之愁乎？指其處：「江邊一樹垂垂發」，指其情：「朝夕摧人易白頭」，觀梅之白，思髮之白，即愁多，易白頭也。其四聯起首，此時送客，幸不若為，皆虛字平頭而不板，如四箇樞紐。然反覆照應，圓活流轉，妙不可言，又無迹可覓，真「水中影」、「鏡中燈」云。

一七 嘉靖庚子春季，王生游姑蘇，會黃五岳於定慧寺一笑軒談詩。五岳曰：「註杜詩甚多，皆未也。如：『澗道餘寒歷冰雪，石門斜日到林丘。』皆即一時景耳。澗道幽深，雖春月尚有餘寒，猶歷履於冰雪之中，形容寒意也。石門開敞，日光斜照，到於林丘之外，形容斜日也。何近易明白云。《註》乃曰：『春山而澗道猶寒者，冰雪未消，故杜踐歷冰雪而行也。石門深窅，斜照方能及之。杜到林丘，正日斜之時也。』非鑿而晦乎？」予講杜《懷古·漢明妃村》詩，五岳贊曰：「深契杜衷，結改入『黃鵠』，尤超

杜外。」徐迪功《咏王昭君》曰：「獨去白龍道，遙將黃鵠同。」同此意也。可見人心之同。入杜結，妙甚。

一八 陽明王公詩，點景之妙，飄然出塵，雖才之高，亦養之致也。曰：「沙邊宿鷺寒無影，洞口流雲夜有聲。」曰：「天迴樓臺涵氣象，月明星斗避光輝。」曰：「日脚倒明千頃霧，雨聲高度萬峰雲。」曰：「天壁倒涵湖月曉，煙梯高接緯堦平。」曰：「高閣松風飄夜磬，石床花雨落寒燈。」曰：「雲起峰頭沉閣影，林疎地底見江流。」又，《因雨和杜韻》曰：「晚堂疎雨暗柴門，忽入殘荷瀉石盆。萬里滄江生白髮，幾人燈火坐黃昏。客途最覺秋先到，荒徑惟憐菊尚存。却憶故園耕釣處，短簑長笛下江村。」首句指出「雨」字，見題。後不狀雨，而雨自見，無迹也。前聯二句尤妙，特第七句「處」字欠活耳。前錄五聯以例云。

一九 于肅愍，濟時戡亂才也，詩亦唐調。《題太行山》詩曰：「雲蒸雨氣千峰暗，樹帶溪聲五月寒。」惜不多見耳。吾鄉張方洲使朝鮮，登太平館樓，限韻賦詩，內一聯曰：「溪留殘白春前雪，柳折新黃夜半風。」凡六十韻排律，一時成之，亦罕矣。英宗《北狩感事》詩曰：「寶馬朱輪接上游，時危誰解奉天憂。鼎湖龍去英雄盡，劍閣雲深日月愁。玉輦已隨胡地草，青山依舊漢宮秋。元勳野死潼關破，誤國何人更首丘！」景泰間，詩學未振，惟方洲獨宗盛唐，《卮言》以「急流小棹」譏之，非也。

二〇 正德間，翰林王漢陂，關中人，性直無隱。有一同年學詩，每以詩稿請正，漢陂批擲不少貸，因卿之。抄內閣李西涯詩為己詩，後請正，漢陂仍批擲曰：「此首類晚唐，此首類元末。」不逆詐也。其人送西涯，因譖漢陂輕薄，妄加批擲。西涯信之，大怒，出吏部，謫知壽州，隨棄歸，作《杜甫遊春記》。

比西涯為林甫，又作《十絕句》譏之。有曰：「進士山東李伯華，逢人亦笑李西涯。」又曰：「不有李、何開藻鑑，頓令後進落門牆。」噫！談詩者，不可不慎，作詩者，不可輕信。

二一 浙東會稽董玘，舉神童，朝命李西涯考之。西涯原神童，忌匹己也，斥之，累謫其父知府。弱冠，中會元，探花。後父官復，嘲之。嘉靖初，修《武宗實錄》，錄入西涯《關王廟碑》以周公比瑾語。海鹽鄭吾核曰：「今錄此碑入史，難逃萬世之譏。」鄭吾核，淡泉父，同予人京。予舉進士，因同鄉，故得聞。淡泉未第時，聚友會文於百可園。予從賀朝重游，淡泉新得李西涯《懷麓堂稿》，與孫白峰誦《進孝宗實錄表》，予閱其序、記，指文氣弱，非古也。白峰曰：「後生少年，何可輕議？」淡泉笑而不言。是時，予年十六。後鍾西臯曰：「霍渭厓云：『文章到西涯，做壞了；氣節到西涯，喪盡了。』皆柔弱鮮剛故也。」

二二 萬曆乙亥仲秋幾望，卧聞蟲聲，仰見月色，忽憶岳忠武飛《小重山》，詞云：「昨夜寒蟲不住鳴，驚回千里夢，已三更，起來獨自遶堦行。人悄悄，簾外月籠明，白首為功名。舊山松竹老，阻歸程。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絃斷有誰聽！」誦其詞，如覩其貌，英雄之言，自能動人，信矣！可恨秦檜壞此文武全才也。岳《贈方逢辰登雲新扁記》在淳祐戊申。又明年庚戌，方登狀元，應其期，岳能知人矣。《記》中一對云：「日月却從閒裏過，功名不向懶中來。」勉之也。岳題《湖南寺》詩一聯云：「潭水寒生月，松風夜帶秋。」楊升庵稱「不讓唐之名家」。

二三 或曰：「詩文須官大則傳。」王生曰：「何塵之陋也。李、杜非科，孟、劉無爵，老泉、淵穎職卑，

董、賈、馬、楊微官也。東里、西涯，凡大官之集，可又傳乎？不論官之大小有無，當論詩文之高下美惡。故曰：「美斯愛，愛斯傳。」

二四 詩猶天之風霆也。《六經》有《詩》，《詩》，樂章也，尚聲。聲音之妙，足以感乎天人。西域呪，不譯，樂雖亡，詩存即樂存也。周末，大夫相會必賦詩觀志。彼日月不能照臨，雨露霜雪不能墜，必風霆以鼓舞之。猶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之不能及，必《詩》以歌咏之，一也。特耳學不傳，聲音失譜，雖有五音、六律、四聲之辨，亦難曉也。鄭樵《七音略》庶乎！《詩》分風、雅、頌。雅、頌亦風也。何始乎？曰：「天也。」《廢歌》、《卿雲》、《擊壤》殆亦造端。

二五 楚屈原變騷，宋玉變賦，漢變樂府，如《濁漣》，題不可解。唐李白、白居易變今樂府，如《憶秦娥》、《長相思》。宋元增新題，如《滿江紅》之類。又變為曲，艷麗綺麗，詩餘極矣。今則不能變焉，不過述之而已。夫虞帝不可及矣。屈原其作者之聖乎？述者其明也，奈多不明者。詩非詩，賦非賦，文非文，妄刻成集，徒以題爵炫赫，安能美愛斯傳？黃五岳曰：「凡一官有一集，何多乎？誠災木汙紙也。且精神既分於榮富，文章祇作為應酬，無文心，安得垂永！」王生曰：「詩文之妙，非命世之才不能也。惟養浩然之氣，塞乎天地之間，始能驅一世而命之也，若執化工之柄。《陰符》曰：「天地在乎手，宇宙生于心。」悟此者，可與論詩文也。」

二六 詩言志，亶然哉！有是志，則有是詩。勉強為之，皆假詩也。今觀詩集甚多，佳者亦少。是以有學究之詩，有村夫子之詩，有文士之詩，有山林之詩，有仙佛之詩，有閨情之詩，有英雄之詩，有富

貴之詩，有臺閣之詩。陳繹曾《文筌小譜》有九氣之別旨哉。

二七 客曰：「律以律詩也，詩律非止律詩也。一字有一字律，一句有一句律，一章有一章律，律即樂之五音六律，故曰音律。」又曰：「法律不特律詩，古詩、古文皆然也。善悟者推類盡之。」參帥清源狄紹坡深信是言。每稱云，詩亦日進。有岑樓稿，諱從夏，秉心潔清，好古嗜學，且探玄理。

二八 不特詩文，凡為學，須謙虛，不可倣妄自足。夫虛受人，謙受益。自足則止，倣妄即驕吝。孔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周公，元聖也，王室至親，尊貴極矣，且不可驕吝，況其下者乎？如前輩詩文未工，惜之可也；後輩詩文未工，誨之可也，豈可譏以綺語巧言！雖論詩文，不得不盡。惟當直據而言，不可傷綺與巧。綺與巧，則自損心精。

二九 設教無非引人入道，故聖人神道，設教隨時變易。從道也，貴引伸，觸類而長。時尚遊說，以尊王引；時尚戰，以仁勇引；時尚仙，以存神引；時尚佛，以見性引；時尚文，以養氣引；時尚詩，獨無引乎？文之精為詩，洗心清明，發之詩，必無塵俗煙火之氣，而有空明飄逸之音。晉、唐作者皆然，非可襲取也。

三〇 神仙者，英雄為之也。謝疊山詩曰：「英雄回首便成仙。」蓋氣魄大，志剛，能斷凡塵也。呂洞賓詩曰：「讎罷高歌海上山，月瓢承露浴金丹。夜涼鶴透秋雲碧，萬里西風一劍寒。」英雄之心，溢于言表。自唐末至今，長現與群仙不同，氣魄大也。初，鍾離雲房授點鐵成金術，呂問：「復變否？」雲房曰：「五百年後復還本色。」呂曰：「五百年後，更害人矣。」雲房以為不及。惟其心氣之長，是以能

長生，故長現恐劫壞，能存否乎？我明成化間，天黎明，膝屣見呂仙衣藍袍，背劍從陸醫官樓窗出，已在簷上，約五尺長，漸高，往東北入海去。見者十餘人，皆得大壽。

三一 李長吉鬼才，非也，仙之奇才也。法楚騷，多驚人句，無烟火氣，在太白之上。每携錦囊出遊，採句投入囊中。晚歸燈下，煉集成章，是以奇也。謝臯羽法之，亦奇。楊升庵稱非宋詩，得予心之同云。

三二 陶靖節詩，音調雅淡沖融，內藏英雄之志。錢魯南與予談詩，指一友（疑為「文」）曰：「讀司馬《史記》，文雖雄，每抱不平之憤，靖節則否。」予曰：「非知靖節者也。觀《咏荆軻》曰：『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』」結句曰：「千載有餘情。」可想見矣。《擬古》曰：「榮榮窗下蘭，密密堂前柳。初與君別時，不謂行當久。」又曰：「蘭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負。」傷哉！不知此言何言也。曰：「露凄暄風至，氣徹天象明。」曰：「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」曰：「露凝無游氛，天高風景徹。」曰：「寒氣冒山澤，游雲倏無依。」曰：「流塵集虛坐，宿草旅前庭。」曰：「崩浪聒天響，長風無息時。」曰：「涼風起將夕，夜景湛虛明。昭昭天宇闊，晶晶川上平。」曰：「微雨洗高林，清飈矯雲翮。」曰：「清風澄餘滓，杳然天界高。」曰：「欲言無予和，揮杯勸孤影。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聘。」觀此則胸中浩蕩，氣橫八荒，達順自怡，憤而不怒。」

三三 《歸去來兮辭》曰：「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滑滑而始流。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」慨激深矣！非英雄不能。一轉曰：「已矣乎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。」結句曰：「樂夫天命復奚

疑」，見大心泰也。

三四 予誦魏詩曰：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奮然興自強之勤。母氏每訓曰：「梅發春前草，菊開秋後遲。萬般根在地，自分未當時。」則爽然安矣。

三五 陳子昂《感遇》詩曰：「白日每不歸，青陽時暮矣。茫茫吾何思，林卧觀無始。衆芳委時晦，鶉鴉鳴悲耳。鴻荒古已頽，誰識巢居子。」非有真見不能言。

輯 錄

一 文王拘羑，演《易象》；武王伐商，告《武成》；箕子釋縲，矢《範疇》；姬公返東，詠《豳雅》；又文之一大聚也。周末，孔子生。侯甸轍環，杏壇鐸振。雲從多士，雨化譽髦。修六經，著魯論，祖帝謨，立師極，又文之一大聚也。孟子繼出，崇純王之正，斥雜霸之偏，紹三聖之微，闡七篇之述，又文之一大聚也。由是渙漫無紀，九流、七略之學興焉。陽翟巨賈，亦知文貴。致客衍《呂覽》之纂，文之一聚於私室也。荆楚小邦，且展文規。屈、宋創《騷些》之摘，文之一聚於夷方也。荀卿執信，不精訓迪，匪徒李斯，勸秦坑焚，文之大厄也。是謂文脉之否。（《文脉》卷一《文脉總論》）

二 炎漢除挾書之律，增寫書之官，遣求書之輜，廣獻書之路。石渠、天祿、虎觀、蘭臺，群萃英儒，表章聖學。別有菟園之藪，淮南之儲，亦文之一大聚也。莽、卓喪亂，典籍淪消。曹氏父子延鄴下七才，倡為「黃初體」，亦文之一聚也。六朝浮豔，江左綺風，逸于竹林，放于塵柄，竟陵之招納，昭明之《選》編，亦文之一聚也。王仲淹龍門聿啟，函丈彌盈，希聖續經，匡君陳策，又文之一聚也。唐興，太宗右文，房、杜作輔，貞觀、開元，蔚然炳乎。韓退之友子厚，授籍、湜，湜授之萊，無擇、無擇授之孫樵，又文之一聚也。五季革命，五星纏奎，文運重光焉。周、程、張、朱以窮理，歐、蘇、曾、王以達詞。金溪、橫浦以尊性，涑水、金華以攻史。冀方以探數彰，永康以諳兵勝，又文之一大聚也。（同上）

三 夫文之聚不一也，隨時變焉，心一也。是故聖學息而變縱橫，縱橫變為經術，經術變為名節，名節變為清談，清談變為詩賦，詩賦變為學究，明經又變為道學。（同上）

四 是以論文者稱兩漢焉，不特近古，取士善也，射策獻賦，宜文之古也。唐詩賦失也淺，流為輕薄之文，宋經義失也滯，流為粗略之文，元加古賦，雖多博雅之士，奈尚夷疑夏，不能盡取。大用之遺，待我明用也，若唐、宋取士，爭效合式，幼習壯成，先入主之也。（同上）

五 文顯于目也，氣為主，詩詠于口也，聲為主。文必體勢之壯嚴，詩必音調之流轉。是故文以載道，詩以陶性情，道在中矣。（同上）

六 為文須有文心，始可與言文。蓋識見高明，不染利欲，若莊周、屈平及李太白，超然塵外，百代無繼之。匪文難，文心難也。心或夾雜，本失矣，詞華曷生哉？且為文如蚕口抽絲作繭，一聞響則口停